

20世纪河南

重大灾害

纪实

管志光 主编

- 温故一九四二
- '75.8灾难
- 灾难悄悄向列车逼近

地震出版社

20 世纪河南重大灾害纪实编委会

主 任:王保斋

副主任:梁宪章 于建民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合领 王晓予 韦保新 田常俊 李兴衡

李明安 李 伟 赵中远 赵友林 郝建平

徐 铁 高黎民 张抗美 张联保 崔道山

秦重义 雷战龙 管志光

主 编:管志光

编 辑:慕 明 贾英华 杨 森

防
灾
减
灾
造福
人民

任克礼
题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任克礼为本书题词

前 言

1987年,联合国第42届大会通过第169号决议,确定从1990年至2000年为“国际减灾十年”,其宗旨是通过国际社会的一致行动,以减轻由于自然灾害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和经济的停滞;把减灾工作纳入政府职能,把政府的权力变为民众的行动,争取在20世纪末减少或减轻灾害损失。我国政府积极响应联合国的这一倡议,于1989年4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坚持经济建设同减灾一起抓”的指导思想。我国各级政府及人民团体、科研机构、新闻宣传等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减灾活动,为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开展国际减灾十年活动中,除做好防灾减灾的工程性措施外,如何提高全民的防灾减灾意识,是许多有识之士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以写《唐山大地震》而闻名的作家钱钢,原《中国减灾报》常务副总编、地震科学家耿庆国,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于1993年提出了建设“减灾文化”的倡议,并决定编辑出版《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一书,作为建设“减灾文化”的首选工程。他们的这一倡议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因为，只有文化才具有民族性、广泛性和扎根性。

1994年夏，钱钢同志来河南，就编辑出版《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一书作调研、选题。最后将1933年黄河大水灾、1942年河南大旱灾、1958年黄河大水灾、1975年驻马店大水灾入选，并分别由《中国青年报》河南记者站记者郭家宽、河南籍著名作家刘震云、钱钢和管志光执笔。其实，河南的重大灾害事件远非这些。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初，河南因旱灾就有“赤地千里，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卖儿卖女，尸横遍野，人争相食”的记载，40年代又以“水、旱、蝗、汤（汤恩伯）而闻名。每次大的天灾人祸，河南人民都付出了沉重代价。

历史是多元的，我们不仅用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眼光去看历史，还应从灾害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影响的角度去看一部真正的“大历史”。因此，我向钱钢同志提出，在原有的基础上，收入一些发生在河南的重大灾害事件，出版《20世纪河南重大灾害纪实》，使人们以史为鉴，防患于未然，做好新世纪的防灾减灾工作。这一想法，不仅得到了钱钢同志的首肯，而且得到了河南省灾害防御协会会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书中的作者更是这项社会公益活动的志愿参加者，他们为了使人们远离灾难，走进了灾难，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前车之鉴”的宝贵财富。

20 世纪即将结束、21 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令人痛心的灾难又一次降临在河南人民头上。2000 年焦作“3·29”、洛阳“12·25”特大火灾,许多人无辜丧生,社会各界为之震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各级领导亲临现场指挥抢救,广大消防官兵、公安、医护工作者舍身忘死,生死线上大营救……本书均作了真实的记录。

灾难中故去的人们固然不可生还,而幸存的人们却永远不可忘记一幕幕人间悲剧。痛定思痛,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可以说,21 世纪的人们,将比他们的先辈享受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和谐,更多的安全,也不会一次又一次去被动地“救灾”,更不会再高喊“人定胜天”的口号。新世纪的人们,将把更多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用积极的防御行动,为生存与发展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空间,从而体现 21 世纪“以人为本”的主题。本书在这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第一、该书以历史为经,以重大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事件为纬,精选 31 起不同灾种的重大事件,采用纪实文学形式,真实、客观、公正地记录了灾害事件的全过程,而且场面宏大,内涵丰富,文字流畅,语言生动,可读性强,是文学、灾害学、灾害历史学有机结合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第二、本书的资料来源多为作者实地调查、采访,并参考了一些事故的调查处理报告,而且有些内幕的细节是首次向外界披露。因此,该书所写内容具有权威性和历史价值。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多元的河南“大历史”,是为 21 世纪的河南人民留下的一部历史备忘录。

第三、作者不是单纯地记录灾害事件的全过程,而是全方位探讨了灾害对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冲击,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它的严重性,科学地分析了事故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防御对策。这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新世纪的防灾减灾工作,更好地处置突发性灾害事故,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第四、在组织撰写该书的过程中,有些灾害事件因史料阙失搜集有难度等原因,未能单篇写入,须留待再版时增补。为此,编者以“存目”形式,按时间顺序保留灾害的基本资料,附于书后,供读者查阅、研究使用。因此,该书也不失为一部河南灾害史料工具书。

当然,一件事情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该书能如期出版,除了作者热情提供稿件外,还得到了河南省地方志办公室、河南省图书馆、河南日报社图书资料室、河南省民政厅、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农牧厅、河南省劳动保障厅、河南省国土资源厅、河南省黄河河务局、黄河博物馆、《河南消防》杂志社、河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

挥办公室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任克礼为该书题词。地震出版社副社长、本书责任编辑刘鹏飞同志,多次审阅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河南省地震局原局长、河南省灾害防御协会原常务副会长许志荣,《防灾博览》杂志主编谭先锋、社长郭宗福,河南省地震局地方处原处长缪风舞,河南省信阳市科委副主任邬大勋,《郑州晚报》高级记者、编辑王嘉贵、苏勇,《农家参谋》杂志社副主编吴丽莉,《河南科技报》记者部主任张代,《大河报》记者胡杨、胡秋萍,河南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李虹以及丁建玲、金雷、蔡立军、王士华、董铁军、赵兴秋等各界同仁,都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帮助。在此,我一并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这本书就要出版问世了。诚恳希望所有从事和关心防灾减灾事业并为之不懈奋斗的同行以及广大热情的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管志光

2002年3月

目 录

庚申奇荒

——1920年河南大旱 管志光(1)

癸酉洪荒

——1933年黄河大水 郭家宽(15)

荒无人烟的黄泛区

——1938年黄河花园口大堤决口 管志光(29)

温故一九四二

——1942年河南大旱 刘震云(43)

腰斩黄河大铁桥

——1958年黄河大水 管志光(79)

“75·8”劫难

——1975年驻马店大水灾 于为民(90)

豫北大地的震撼

——1978年新乡4.9级地震 张祖奎 郭 澜(135)

血肉铸起的墓碑

——1978年陇海线杨庄列车相撞 陈继红(145)

134位亡灵在呼唤

——1981年平顶山五矿瓦斯煤尘爆炸 管志光(152)

100多名中学生在这里遇难

——1985年青天河水库特大沉船事故
皇甫尚让 皇甫幼宇(162)

愚昧的火种 深重的灾难

——1987 年鲁山县森林大火 曹冠武 管荣光(171)

小麦大省大减产

——1990 年河南小麦病虫害 管志光 吕国强(177)

水! 水! 水! 河南水贵如油

——1991 年河南西北部大旱 管志光(190)

世纪洪荒祸豫南

——1991 年河南南部大水灾 张希昆(203)

虫! 虫!! 虫!!!

——1992 年河南棉铃虫害 管志光(227)

警报,祸起校园

——1992 年河南财专 780 名大学生中毒 管志光(235)

循着红旗渠的爆炸声……

——1992 年林州红旗渠爆炸 解国记(250)

飞来的灾难

——1992 年原阳空难 管志光(257)

赵河,赵河

——1992 年邓州市赵河交通惨祸 王根义 李红锋(267)

多灾多难的小煤矿

——1993 年鲁山县梁洼矿透水事故 管志光(272)

喂,我所在的巷道出事啦!

——1993 年平顶山十一矿特大瓦斯爆炸 管志光(280)

添加剂竟成 TNT

——1993 年郑州食品添加剂厂爆炸 管志光(291)

灾难悄悄向列车逼近

——1993年京广线列车相撞 管志光(299)

金山上亮出“黄牌”警告

——1994年灵宝文峪金矿泥石流 陈学军 管荣光(309)

天然:并非是“天燃”

——1995年郑州天然商厦大火 管志光(314)

窃油酿灾祸

——1996年内黄县输油管线大火 葛柱宇 贺德敬(321)

河南黄河滩区最大的一次水灾

——1996年8月灾后黄河滩区纪实
..... 孙双俊 杜 超 李运海(326)

惊心悲怆的火难

——1999年南阳“4·15”特大火灾 吴国林 李 凌(343)

天堂噩梦

——2000年焦作“3·29”特大火灾 吴国林 李 凌(359)

小震并不小

——2000年南阳4.7级地震 ... 贾英华 杨 森 管志光(382)

世纪末大灾难

——2000年洛阳“12·25”特大火灾
..... 吴国林 李 凌 李红锋(397)

20世纪河南重大灾害存目 (447)

本书资料来源 (501)

庚申奇荒

——1920年河南大旱

管志光

时间:1920年自春至夏

地点:河南

灾种:干旱

灾情:受灾县 60 余个,受灾人口 1500 余万人,极贫待毙者 350 万人,死亡 30 多万人

- ☐ 寸草不生,五谷不登,赤地千里,十室九空
- ☐ 贩人生意大兴,方式之奇,价格之廉,令人瞠目结舌
- ☐ 揭杆而起,土匪横行,“肉票”之多,甚称之最
- ☐ 蔡元培发起北大赈灾会,北京各校组织募捐
- ☐ 北洋军阀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靳云鹏为灾民解囊

据《清史稿》和《十一朝东华录》记载:清光绪年间(1875~1879年),在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5省,发生了一场连续四载的大灾荒,造成900~1300万人死亡。“赤地千里,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卖儿卖女,尸横遍野,人争相食”,其惨重程度令人怵目惊心。当时国内外人士都称其为“古所仅见”的“第一大荒年”,后世记录其为“丁戊奇荒”。

然而,事隔40年后,1920年(民国九年,农历庚申年),在同一片土地上,又发生了一次“庚申奇荒”的悲剧。历时一年的灾荒导致5省317个县受灾,灾民3000万人,饿死50万人。

在这场旷古的大灾难中，河南有 60 余县受灾，灾民 1500 余万人，极贫待毙者 350 万人，饿死 30 多万人，占 5 省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二！

春秋无雨 旱魃为虐

常言说：“十春九旱”。河南人民对春旱似乎习以为常了，民间谚语中就有“春雨贵如油”之说。然而，1920 年的春天过后，本应多雨的夏天，仍然降雨十分稀少，烈日炎炎，禾苗尽枯，直到秋天也没下一场透雨。

一场旷日持久的特大旱灾，就这样降临在河南人民头上了。

当时，河南北部旱情最为严重，年降水量还不足 300 毫米，安阳、濮阳、新乡地区的年降水量更少，一般不足 200 毫米。在正常年景，河南的年降水量一般在 600~800 毫米之间，南部山区在 800~1000 毫米以上。而 1920 年河南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只有 200~400 毫米左右。将 1920 年的降水量与常年同期降水量相比较，1920 年降水量至少较常年同期偏少 20%~70%，农作物生长季内（5~9 月）的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40%~70%。

更糟糕的是河南南部 13 个县，1919 年 5 月，连降暴雨，山洪爆发，白河、沙河、唐河等各条河流，多处漫溢决口，沿岸的村庄，房倒屋塌，无数的财产被洪水急流席卷而去，人畜伤亡严重。其中桐柏县淹死 245 人，牲畜 457 头；南阳县白河两岸，水涝以后，五尺到丈余的河沙，淹没良田无数；南召县沿白河 60 公里尽被水冲，毁耕地 13 万亩，淹死 38 人；西华县沙河南仓决口，洪水过后，霍乱盛行，死亡甚多。7 月以后又大旱，秋季的庄稼收成平均只有十分之一。1920 年春天，灾民盼个风调雨顺，讨个好年景，可谁知，先是蝗虫、风暴，接着三个多月，老天爷不赐一滴雨。除了早秋作物略有一二分收成外，晚秋颗粒无收。

由于这次旱灾范围广、灾情重，在河南各地的县志中，其记载比比皆是——

安阳：自上年6月始旱，持续15个月不雨，五谷不登，饥民流离失所，父老传闻，数百年来未有如此灾情之重者。内黄：旱灾，蝗虫，禾枯，民多无食。清丰：夏、秋大旱，秋苗颗粒无收，百姓遭饥荒。林县：大旱，夏秋无收，全县到山西逃荒者达50%以上，仅漆峪村就饿死数十人。济源：麦季歉收，秋禾全稿，十室九空，人民儿将树皮、草根食尽；疫病大发，死亡约5000人。淇县：大旱。浚县：春无雨，早秋未播，夏蝗灾，秋禾欠收，民众无食。辉县：连续大旱，井泉枯竭，河水断流，秋麦无收，粮米昂贵，树皮草根为食，百姓颠沛流离，抛妻弃子，流亡他乡。卫辉：春、夏大旱，约10万亩土地麦收无几，秋又绝收；百姓离乡背井，卖儿鬻女，人称“光绪三年”重演。温县：夏秋大旱，粮食减产，形成饥荒。沁阳：是年，特大旱，夏、秋二季颗粒无收，成重灾。原阳：自春至夏均旱，野无青草，庄稼颗粒未收，旱情为数十年罕见。新乡：是年大旱10余月，二麦歉收，秋禾全死，赤地千里，民食维艰。修武：入夏久旱不雨。获嘉：是年大旱，麦秋绝收。长垣：秋大旱，岁歉。封丘：大旱，五谷不登。范县：大旱。密县：夏大旱，禾尽死，西至潼关，北达京师，赤地千里不止，大饥。荥阳：遇大旱，多断粮，饿死1684人；9月发生霍乱，蔓延殆遍全境，患者5907人，有一家伤及数口者。洛宁：大饥，当年灾荒严重，乡民饿死，逃亡者很多。宜阳：是年，干旱成灾，夏季薄收，秋季绝收。偃师：春夏大旱，洛河将涸，棉花枯萎。栾川：自春至秋大旱，麦、秋收成减半。渑池：夏旱，蝗虫遍地，饥。新安：夏大旱，无禾。灵宝：大旱。陕县：大旱成灾。卢氏：大旱六、七、八三个月。伊川：春季少雨，麦减产。嵩县：6月旱，灾民饥饿，流离失所。淅川：今春麦禾全生虫，夏秋雨泽稀少，旱魃为虐，秋禾尽黄萎，灾情奇重，民食维艰。桐柏：9月蝗灾，庄稼收成四成。邓州：因灾荒歉收。南召：春，百日无雨，夏、秋仍无透墒雨，特大旱。方

城：夏秋之间大旱，北境大饥。镇平：春大饥。唐河：大旱，夏秋两季籽粒无存。新蔡：久旱成灾，野无青草。确山：7、8月，盛夏大旱，秋季收成大减半。虞城：春大旱，大秋作物失种，小麦减产8成。柘城：大旱，为数十年所罕见。尉氏：秋旱，蝗虫食谷叶尽。郸城：春饥荒严重，粮价陡涨。汝州：秋发生旱灾，庄稼绝收。鄢陵：秋霍乱症发，流传甚广，死亡枕藉。

县志记载之多、之广，足见灾情之重。对完全靠天吃饭的河南人民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寸草不生 五谷不登

干旱，旱得出奇！

白天，太阳总是火辣辣地挂在天空，烘烤着广阔的土地，静静的，没有一片阴云，一缕凉风。空气异常干燥，稍有风吹，就会扬起沙尘满天，使人睁不开眼睛。大小河流普遍出现断流现象，露出河床。大片大片的土地龟裂，一抓一把沙土，田野漠漠，尽是不毛之地。出城远眺，赤地千里，寸草不见，树为之枯、叶为之干，数十里无人烟……

河南农村常年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棉花、谷子和高粱等。其中冬小麦和春玉米在生长期大约需水400~500毫米。棉花生育期需水550~650毫米。从常年的降水情况来看，即使正常年景，这些地区的降水量也不能满足多数农作物全生育期对水分的需求。而1920年的降水不仅远不能满足各种农作物全生育期对水分的需求，作物生长关键时期的降水量更差了一大截。

从各地县志中看到，豫东和豫南山区的冬小麦略有收成。但随着旱情加剧，气温升高，河道断流，库塘干涸，秋庄稼几乎全部枯死，没有枯死的也蔫蔫地趴在地上，叶焦枝干，一片枯黄，

手抓成沫，火点即着，颗粒无收。豫北、豫西山区、丘陵地区和水源缺乏的地方，人畜饮水都很困难，抗旱浇地更是无能为力。麦苗未出，秋禾未得播种，即有种者旋亦枯死，两季绝收，实属罕见。

当时的北京《益世报》，对旱情和灾情作了大量报道：河南自去夏以来，雨贵如金，河北彰卫怀等处绝无秋禾，豫东豫南亦有二分收成，以故今春粮价腾贵、流民日多，麦苗、秋禾均已枯槁。武安、涉县、内黄、安阳、汤阴等县，去岁刈罢之麦根，尚存田垄间，其他可想而知。刻下各处已成巨灾，饥民相聚抢粮……又据豫绅马占樟致佛教等赈会报告的灾情，彰德卫辉 20 县，13 个月不雨，无麦无禾，树秃草尽，道殣相望……

各地县志还记载，9 月间发生蝗灾，有些地方遮天蔽日。蝗虫没食物，落地吃枯叶，飞树上吃嫩芽，与人争食。当时报纸报道灾民：乃食青草之茎，野木之皮，久久并草木而尽矣……

老百姓实在熬不过绵绵不绝的干旱，无计可施，纷纷倾其所有，求神拜佛。乡村往往出现一幕幕奇怪的景观：散布乡间各处的大小小小的龙王庙，香火异常兴旺。乡人敲锣打鼓，吹着唢呐，抬着供品，来到龙王庙前，匍匐于地，嘴里呐呐有词：“老天爷，发发慈悲吧！”“龙王爷，赐点雨吧！”然而，雨没求来，倒是有的人跪下去，再也没站起来。

粮食价格飞涨 牲畜土地跌价

民以食为天。大旱造成的农业歉收和绝收，导致了粮价的飞涨。据地方县志记载，新乡、安阳一带，春夏之交，生麦 1 斤约值 80 文，到了 9 月，麦价每斤涨至 200 文。去岁小米每斤亦不过 2 元上下，现今（8 月）已涨至四元三四毛。《宜阳县志》记载：“三月盐镇麦价每斗四千有零；银元 1 块，始买麦 1 升。

省府为了赈济灾民，要求各县知事实行粮食平糶救灾措施。“平糶”的救灾办法，在我国很早就出现了。据《周礼》记载：“地方官”就有司稼的职守，用以巡田野，视察庄稼。以一年收成的丰歉来定糶价的多少，收成少就减价糶，收成多就增价糶。这样，在凶灾之年，就可周济人民急切的需要。这就是平糶政策的初始。春秋、战国年间，管仲、李悝加以补充发展，创立了平糶法。晋武帝泰始二年，诏令立平糶法，以后各朝都有实行。

一些县知事将用于救灾的赈米改为平糶，从中饱利。新乡县知事卢耀，联合粮商乘机外运粮食，进行平糶，牟取暴利，激起城关镇民众义愤。7月初，城关镇民众发起阻粮出境斗争，将火车站、饮马口码头外运粮食一抢而空，迫使省长张凤台撤掉卢耀知事之职。

与粮价飞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地牲口价跌。土地本是农民种庄稼之本。在过去，农民一生的积蓄都为了置几亩地，再有几头牲口，算为富户，可光宗耀祖。然而，在大旱之年土地似乎变得没什么用了；牲口作为庄稼人的好帮手，在大旱之年似乎成了多余而累赘之物。没有灾荒的时候，河南新乡、安阳一带，每亩地价值200串，大旱灾的1920年每亩20千尚无人过问；先前值百千者，今则10千、8千亦无人问津。牲口价格，大旱之前新乡、安阳一带每头骡约值一百四五十串，每头牛价格百余串，每头驴四五十串，而现今一头骡只可卖大洋八九元。

其实，土地、牲口卖去，农民心里好似刀割。北京《益世报》曾载有这样一件事：安阳北乡有人卖牛，将牛卖与屠户，得大洋2元。回家后人均责其不应卖与屠户。卖牛者复到城内将牛牵回，途中向牛言曰，我若将你卖与屠户，自问殊觉不忍，若将你带回，我自己尚不能糊口，何能养你？遂将笼绳等物解下，纵之使去曰，咱两个各逃性命罢。你若自投死路，与我毫不相干，言讫哭去。